



# 四書古今訓釋

浮谿艸堂藏板

## 四書古今訓釋序

凡窮鄉僻隅結僮入學無不習四書爲制義者四書參附六經而行自專治四書遂相率爲理氣空虛之論而六經微制義以發明四書自輕言制義遂相率爲影響離合之談而四書微此有明一代之通病也我

國家稽古右文名儒輩出而六經之業大昌如崑山顧氏山陽閻氏長洲惠氏武進莊氏嘉定錢氏休寧戴氏之所著書於周秦兩漢之間確有所見推明典章制度抉發訓故精微迢迢與古人相接旁皇周濛



自六藝以及四子書悉舉而通之操觚之家承其後  
皆言之有物炳炳烺烺固足以揚其糝糠埽其塵垢  
者也蒙少習四書嘗采漢鄭氏禮記趙氏孟子魏何  
氏論語以證合朱子之說又得顧氏諸家之書而益  
備近與同志講求典禮名物而所得愈多次第編輯  
各依其文不爲一家之言其稍背理而傷道者畧削  
去之爲古今訓釋一編聊以助志學之士舉其一隅  
焉夫孔子孟子之後數百年而有孔氏鄭氏之儒又  
千餘年而有程朱氏之儒其意皆斷得乎孔孟之真  
而已而非有所爭也有羽翼程朱者出而後與孔鄭

爭有羽翼孔鄭者出而後與程朱爭爭之不已則固  
護其不及張大其小知遞相鄙薄之相傾軋徒驚乎  
所往而不知其所歸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  
成章不知所以裁之爲彼之言者其有近乎孔子之  
所病矣則適以蔽塞孔孟之真者矣茲之所錄無二  
者之病而古今之言畧備又以四子書爲海內所同  
習其途迤而其功易入願與同志平心以求之躋實  
而爲之知四子之書爲囊括衆論之書而制義之法  
有根本六經之法則比類合誼引而申之其道無窮



固學者之所有事也嘉慶十有八年太歲癸酉日在  
壽星九月己巳長洲宋翔鳳書於湖南節廨  
引用書目

禮記中庸大學注 漢鄭元

論語集解 魏何晏

論語集解義疏 梁皇侃

經典釋文禮記音義論語音義 唐陸德明

論語疏 宋邢昺

南軒論語解 宋張栻

孟子章句 漢趙岐

孟子音義 宋孫奭

五經正義 唐孔穎達等

三禮疏 唐賈公彥

貧暇錄 唐李匡乂

禮書 宋陳祥道

困學紀聞 宋王應麟

捫蝨新語

十一經點對 元何異孫

炳燭齋隨筆

大學古本說中庸章段餘論論語孟子劄記 安溪李光地



大學說 長洲惠士奇天牧

四書釋地潛邱劄記 山陽閻若璩百詩

四書說 武進莊存與方耕

論語埃質 元和江聲叔溧

論語後錄 嘉定錢坫獻之

四書攷異 仁和翟灝晴江

易大義九經古義 元和惠棟定宇

鄉黨圖考羣經補義 婺源江永慎

日知錄 崑山顧炎武寧人

義門讀書記 長洲何焯配瞻

讀書勝錄 仁和孫志祖詒穀

經史問答 鄞全祖望紹衣

潛研堂答問養新錄 嘉定錢大昕曉徵

通執錄 歙程瑤田易田

尚書後案 嘉定王鳴盛鳳喈

禹貢錐指 德清胡渭肫明

爾雅正義 餘杭邵晉涵二雲

拜經日記 武進臧庸西成

禮箋 歙金榜務之



東原集

休寧戴震東原

說文正義

金壇段玉裁若膺

論語別記

武進莊述祖葆琛

車制圖解

儀徵阮元伯元

四書典故覈

武進李兆洛申耆江都凌曙曉樓

改火解

長洲徐頤直卿

經問樸學齋札記過庭錄

翔鳳自簞

大學

釋文大舊音泰劉直帶反阮峻曰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並指學宮言之此大字宜從舊音考異

古有小學故有大學禮諸侯之子八歲受之少傅教以小學業小道焉履小節焉十五受之太傅教以大學業大道焉履大節焉一說十五始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又云適子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三入小學十八入大學大學說在親民



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於親愛於民

正義

按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立教之設所以親民乃有虞氏創立大學之始規也合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之此親字實不必更改但其所謂親者蓋令民自相親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曰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言親民之事亦極之於平天下孟子之言謂卽釋此經可矣

考異

康誥曰克明德

僞孔傳以康誥之康爲圻內國名遠勝康成作諡號解者嘗證以二事一定四年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當既有誥文卽有篇名豈待身後之諡取以冠篇乎一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父諡康子亦諡康豈兩代同一易名之典乎故世本宋忠注曰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卽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初以爲良然後讀括地志云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

釋地

康誥曰克明德者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已之



德周公作康誥戒康叔能明用有德此記之意言  
周公戒康叔以自明其德與尙書異正義  
帝典曰克明峻德

書意言堯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堯能自  
明大德也又

湯之盤銘曰

大戴禮武王有盥槃其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  
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湯之盤  
銘疑亦盥槃沐浴之盤不可日日用也且浴器而  
銘於其上褻矣浴器名杆見玉藻又名浴盆見汲

冢周書

羣經補義

周雖舊邦

周雖舊邦鄭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周自  
大王不若朱子以周受封始后稷爲真舊左傳我  
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言受此五國  
爲西土之長釋例土地名曰魏河東河北縣也芮  
臨晉縣芮鄉是畢在京兆長安縣西北駘在武功  
岐在秦陽孔疏曰今案其地芮在魏之西南百餘  
里耳岐在駘之西北無百里也詩稱后稷封駘與  
岐畢相近爲之長可矣計魏在邠東六百餘里而



今邠國與魏爲長道路大遙公劉居豳又在岐西  
北四百餘里此傳極言遠竟而辭不及豳並不解  
其故余謂疏文不敢背注此獨上攻經文故標出  
之但云豳距岐四百餘里四當作二地釋  
其命維新

詩序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箋云受命受天命而  
主天下制立周邦正義曰言受命作周是創初改  
制非天命則不能然故云受命受天命也周雖舊  
邦其命維新是立周邦也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  
身厥享國五十年注云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

王嗣立之命彼謂文王爲諸侯受天子命也此述  
文王爲天子故爲受天命也按春秋說題辭云河  
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易坤靈圖云  
法地之瑞黃龍中流見於雒注云法地之瑞者洛  
書也然則河圖由天洛書自地讖緯注說皆言文  
王受洛書而言天命者以河洛所出當天地之位  
故託之天地以示法耳其實皆是天命故六藝論  
云河圖洛書皆天神言語所以告教王者也是圖  
書皆天所命故文王雖受洛書亦天命也帝王草  
易天使之然故後世創基之王雖無河洛符瑞亦



皆謂之受命以其但有天下是命與之故此亦云  
受天命而王天下也文王雖未得九州以其稱王  
故以天下言之文王受命毛無明說鴟鵂之傳謂  
管蔡爲二子則毛意周公無除喪攝政避居東都  
罪其屬黨之事其受命之年必不得與鄭同也尙  
書武成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  
大統未集孔傳言諸侯歸之九年而卒故大業未  
就劉歆作三統歷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於是  
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悉同之則毛意或  
當然矣文王九十七而終終時受命九年受命之

元年年八十九歲其卽諸侯之位已四十二年矣  
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  
王於是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稱  
文王受命九年惟暮之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  
九年猶召太子明其七年未崩故諸儒皆以爲九  
年而崩其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  
故尙書周傳云文王受命一年斷虞芮訟二年伐  
邾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  
七年而崩史記周本紀云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  
決平虞芮旣讓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也



此是受命一年之事本紀又曰伐犬夷明年代密  
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邾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明年西伯崩此雖伐犬夷與伐耆伐邾其年與  
書傳不次要亦七年崩也鄭不見古文尙書又周  
書遺失之文難可據信依書傳史記爲說故洛誥  
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是鄭以  
文王受命爲七年之事中侯我應云季秋之月甲  
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止於昌戶再拜稽首受尙書  
運期援引河圖曰倉帝之治八百二十歲立戊午  
部注云周文王以戊午部二十九年受命易類謀

云文王比隆興始霸伐崇作靈臺受赤雀丹書稱  
王制命示王意注云入戊午部二十九年時赤雀  
銜丹書而命之是鄭意以入戊午部二十九年季  
秋之月甲子赤雀銜丹書而命之也

詩疏十  
六之一

邦畿千里

嘗讀貨殖傳至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  
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  
不覺歎曰異哉三河皆不出殷家邦畿之內而世  
或未知蓋自湯居南亳以後紂居朝歌以前凡六  
百四十五年都河南者三焉都河北者四焉三者



何一括地志云南亳故城在宋州穀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卽湯所都是一滎陽故城在鄭州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殷時敖地也卽仲丁所遷是一亳邑故城在洛州偃師縣西十四里卽盤庚所遷是四者何一故殷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而都者是一耿城故耿國在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祖乙時圮是自祖乙前已爲都矣一邢國故城在邢州外城內西南角卽祖乙所遷是一朝歌故城在衛州東北七十三里本妹邑或曰武乙遷焉或曰武丁始都者是計南亳在極東

耿城在極西相距雖未二千里要實不止千餘里則殷家之邦畿若是其遼廓乎余曰以周家鎬京方八百里顏師古云八八六十四爲方百里者六十四也雒邑方六百里顏師古云六六三十六爲百里者三十六也二都共得方百里者百故詩云邦畿千里然則周所謂千里乃指國言豈如今路程之里數乎竊以周旣然殷何獨不爾

釋地

緡蠻黃鳥

毛傳緡蠻小鳥貌文選景福殿賦注引薛君云緡蠻文貌案詩詠黃鳥當狀其色薛義是也

典故



於緝熙敬止

詩文王於緝熙敬止毛傳緝熙光明也周頌維清  
緝熙箋云緝熙光明也昊天有成命毛傳緝明熙  
廣也按緝熙為光本釋詁緝明熙廣本周語韋昭  
注鄭司農云廣當為光虞說亦同堯典光被四表  
漢書王莽傳後漢馮異傳並作橫被四表橫廣光  
三字古通用則熙亦可訓廣也洛誥惟公德明光  
于上下勤施于四方即緝明熙廣之謂也旁作穆  
穆迓衡即敬止之謂也朱子訓緝為繼續也詩行  
幾有緝御箋緝猶  
續也即朱所本按續古文以為賡說文續連也  
古文从庚貝

亦通為庚詩大東西有長庚

書益稷正義引作賡

毛傳日日

出謂明星為啟明日既入謂明星為長庚則庚亦  
有明義必繼續其功而後能成其光明故緝訓為

明也

經問

瞻彼淇澳

淇澳之為二水也見後漢郡國志注引博物記云  
有澳水流入淇水又水經注云肥水謂之澳又詩  
正義云陸璣以淇澳作二水

西陂類藁

菉竹

菉竹毛傳作綠竹韓詩及漢石經作綠蕩爾雅菉



王芻竹蕭蓄毛傳作綠王芻竹蕭竹釋文引韓詩作蕩蕭筑說文蕩水蕭筑也則策竹本當作蕩非竹箭之竹明甚正義云陸璣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澳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此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按漢志下淇園之竹以爲犍又後漢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班彪志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此皆朱子據以改毛傳者然酈善長水經注今通望淇川都無此竹惟王芻蕭草不異毛與則酈氏亦欲駁毛說而以目驗知其否也典故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

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也毛詩傳

瑟兮僩兮赫兮咺兮

瑟矜莊貌僩寬大也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宜箸也又

僩閒雅貌說文訓爲武失之韓詩訓爲美近之荀子曰塞者俄且通也陋者俄且僩也愚者俄且知也通與塞僩與陋知與愚皆相反明僩者閒雅之貌史記所謂雍容閒雅甚都是也說



此之謂自謙

鄭注謙讀爲慊慊之言厭也正義云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事故讀爲慊慊則不滿之貌故又讀爲厭厭安靜也心雖好惡而口不言自然安靜也按鄭云慊之言厭是訓其義非又讀其音也厭謂厭足與朱子訓足正同徐爰作禮記音錯會鄭意乃讀謙爲厭音苦簞反正義復訓爲安靜並非考異

不謙之人以虛爲實務矜夸以欺人又以自欺謙則有實而若虛者也又天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

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大學辨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誠在於中此形於外又曰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也顏氏家訓名實篇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按大學云此謂者四唯唯仁人三句見論語他如一言僨事二句正義云古有此語記者引之國不以利爲利二句盧孝孫通義云蓋古語引之以證獻子言也俱不能究所自出但望經說之此條未有說者而文却可考官人篇係文王之言逸周書亦錄之顏氏



稱宓子賤語韓非以屬孔子大學所引庶不越二之中矣考異

心廣體胖

胖讀爲槃大也樂也康成曰有實於內顯見於外詩云考槃在澗碩人之寬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心廣體胖之謂也乃知幽獨之莊敬雖嚴君子之身心甚適碩大者其形寬廣者其德無蹙蹙之容有衎衎之色豈非誠中形外者哉康成云行容尊者體槃卑者體蹙胖與槃通一作槃毛傳槃樂也說

身有所忿懣

心之正體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其所以爲之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而不言心也張九成大學說

老子曰吾之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何有患故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皆起於身而心爲之累者以此程子破身爲心失之說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五句

此五句辟字唐石經皆作譬今注疏本作辟而注仍用譬字云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



人非以其德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宋儒讀辟爲僻不如舊句之精養新錄

辟讀爲僻者失之未聞意誠心正而好誠猶僻者也辟讀如論語能近取譬之譬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謂遜於志而必求諸非道也如是則好而知其惡矣之其所賤惡而譬焉者謂逆於心而必求諸道也如是則惡而知其美矣推之畏敬哀矜赦情皆然說

宜兄宜弟

爲兄亦宜爲弟亦宜

毛傳

而民不倍

鄭注倍或作僭按坊記祿利先死者後生者則民不僭又殷人弔于壙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倍也投壺毋僭立均作僭字大學與坊記投壺同在禮記作僭爲正考異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大學以格物始以絜矩終物在身反身而皆備故格物爲明善之基矩在心從心而不踰故絜矩爲治平之要格物在知本者君子務本不務末絜矩在守約者君子職要不職詳絜猶格也矩猶物也



其所以格之絜之者亦惟此推心之恕而已君  
既以此心推之於國而國無不興孝與弟而不倍  
焉又何難以此心推之而及於天下哉然而天下  
至大也至廣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百姓皆安聖  
人猶病是故君子有道焉是道也放之則徧於九  
州彌於六合斂之卽在此方寸之間誠得其要也  
是故皇以之建極帝以之執中

說

〔周髀算經〕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竊聞乎大夫善  
數也請問古者包犧立周天秣度夫天不可階而  
升地不可將尺寸而度請問數從安出商高曰數

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  
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廣三股修四徑隅五旣方  
其外半其一矩環而共盤得成三四五兩矩共長  
二十有五是謂積矩故禹之所以治天下者此數  
之所由生也周公曰大哉言數請問用矩之道商  
高曰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  
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屬地圓屬天  
天圓地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笠以寫天天青黑  
地黃赤天數之爲笠也青黑爲表丹黃爲裏以象  
天地之位是故知地者智知天者聖智出於句句



出於矩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矩所爲耳周公  
曰善哉按周髀言矩足以裁制萬物惠氏絜矩卽格物之義與此正合可見絜矩之用無窮  
所以爲方一語不足以盡之也

節彼南山

詩詠南山可指實者有二一曹南之山郡縣志在  
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南山朝隋是也今曹縣一  
終南之山郡縣志在京兆府萬年縣南五十里如  
南山之壽幽幽南山節彼南山信彼南山是也今  
長安咸寧藍田盩厔四縣釋地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先王以德爲本財爲末每於行禮之時見其情焉  
一於大饗見之天子大饗先王諸佐各貢土物先  
納三品之金及其設之則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  
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而陪之說者謂金有兩儀先  
入後設其所以先之後之者先德而後財也故曰  
見情言先德後財之情見諸此矣一於聘享見之  
圭璋聘璧琮享圭璋爲禮璧琮爲財已聘而受璧  
琮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  
重則民莫不作讓焉說

楚書曰節



國語趙簡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左史倚相

〔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秦誓曰

秦誓篇史繫於封殽尸爲發喪哭之後書序則謂敗崤還歸而作金仁山竟從史余以左傳考之誓當作於僖三十三年夏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之日不作於文三年夏封崤尸將霸西戎之時蓋

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殽晉之南境從秦嚮鄭路必經之括地志云二殽山一名嶽崓山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里卽古之殽道蘇代謂之殷塞淮南王安謂之殽阪司馬遷謂之殽阨馮異謂之殽底孔穎達謂之崤關元和志謂東崤至西崤三十五里在秦關之東漢關之西是也

釋地

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牧誓費誓皆取誓地爲名湯誓舉其王號秦誓不言武誓者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秦誓未戰而誓故別爲之名



秦誓自悔而誓非為戰誓自約其心故舉其國名  
書甘誓  
正義

若有一介臣

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音義

古本个作介宋板同七經考文 唐石 經禮記个作介

〔尚書〕如有一介臣〔音義〕介又作个〔正義〕一介謂一

心耿介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

書正義曰我國家得安保我後子孫非直子孫安

其下衆人皆庶幾有利益也讀孫字絕句考異

畜馬乘

凡仕者一命而受爵再命而受禮三命而受車

馬賜車馬而身所以尊者備矣曲禮 鄭注上士三命得

賜車馬副車隨命中士乘棧車無副車以車數 對孔疏尚

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于其君得命然後

得飾車駢馬庶人木馬單車典故 覈

伐冰之家

左傳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君設大盤造冰

焉大夫設夷盤造冰焉士併瓦盤無冰士若恩賜

亦有之但非其常士喪禮曰賜冰則夷盤可也又



不畜牛羊

荀子大畧篇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

韓詩外傳駟馬之家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

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四卷

彼為善之

彼指用小人者言之善之謂利為有益善其說而

行之也文意似自全黃氏日抄

中庸

名曰中庸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

孫子思攸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於別錄屬通

論禮記目錄

此仲尼微言也子思傳其家學著為此書非明易

不能通此書也易大義

天命之謂性三句

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

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孝經說曰

性者生之質命人所稟受度也鄭注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脩道之謂教致中和也 人有三等故曰教即自明誠者也 易大義

可離非道也

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 又

是故君子戒慎 至慎其獨也

戒慎恐懼誠之者也隱微始也隱必見微必顯故君子慎獨不誠則不能獨也 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猶言誠於中形於外也善

惡皆然故君子慎其獨也隱微乾初爻也初乾為積善慎獨之誼不誠則不能獨故終以至誠 又

金樓子戒子篇述戒慎乎所不覩至慎其獨也五

句為子夏言 考異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隱微始也於道為極故未發為中 易大義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發而皆中節行之和也故謂之和未發為中已發為和合之則一中也故曰中庸 中和即天地之中在人則為性情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 又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

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

自此出也鄭注

致中和三句

致中和即脩道之人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既

濟定也易大義

仲尼曰

稱仲尼者安昌侯張禹說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

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此書專論中和故

稱表德之字見孝經疏又

君子中庸至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庸常也用中庸為常道也反中庸者所行非中庸

然亦自以為中庸也君子而時中者其容貌君子

而又時節其中也小人而無忌憚其容貌小人又

以無畏難為常行是其反中庸也鄭注正義曰

中庸也解經小人之中庸

雖行惡事亦自以為中庸

庸用也常也用中為常道故曰中庸並舉君子小

人者陰陽之誼也乾為積善君子中庸也坤為積

惡小人反中庸也在爻其初九六三乎又乾五居



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願人罕能久行注鄭

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道至矣道不可須臾離人

罕能久行言離道者多易大義

道之不行也至鮮能知味也

罕知其味謂愚者所以不及也過與不及使道不

行唯禮能為之中注鄭

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者過之也知者見之謂之知

知者過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飲食鮮能知味故

曰君子之道鮮矣上云民鮮能久矣皆離道之事

易大義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下舉舜顏

淵又

而好察邇言至其斯以為舜乎

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而行之也兩端過

與不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

此也其德如此乃號為舜舜之言充也注鄭

察辨也言出乎身從近始隱惡揚善辨之早也乾

初為善坤初為惡坤初為隱惡乾初為揚善用



其中於民即舜之中庸也用其中於民以天地萬物為坎離也堯舜比戶可封成康刑措四十年其皆既濟之世乎

易大義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鮮能久 罍獲離也函奔坎也離上坎下為未濟

罍獲函奔坎上離下為既濟中庸也中庸之擇者

初乾初坤也 不能期月守以小善為無益而弗

為不能積善者也

得一善

一即天下之大本一善為乾初即復初也復初為

中行六四中行獨復謂四獨應初初即太極極中

也周易述備言之矣

天下國家可均也 至中庸不可能也

三者之中庸不可能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

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不自得乃謂之

中庸

南方之強與 三句

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 鄭注

南方離也北方坎也離二居五南方之強也坎五

居二北方之強也此未濟也君子以自強不息自



強卽而強也

易大義

故君子和而不流

至

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抑女之強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

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害有道無道一也矯強

貌塞或為色

鄭注

君子和而不流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

疏

此自強合乎中和謂既濟也不變貞也貞固足以

幹事故不變塞焉獨立不懼遯世无悶故至死不

變

易大義

素隱行怪

素讀為攻城攻其所係之係

司馬法文

係猶鄉也言方

鄉辟害隱身而行俛諂以作後世名也弗為之矣

恥之也

鄭注

隱字承國無道生隱者不成名行怪求名故吾弗

為之

易大義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

素隱不行怪

又

唯聖者能之

言隱者當如此也唯舜為能如此

鄭注

此乾初九爻誼也

易大義



君子之道費而隱

結隱字嫌以遯世爲聖故申之鄭氏云言可隱之節也費猶俛也道不費則仕又

費釋文又作拂古文費拂相通道拂則身隱卽承上遯世不悔之文而申言之古注至精無可更易後儒疑君子之道爲開端之詞剗立新義以費隱兩字聯貫後數章按曲禮云不詞費論語云惠而不費費非美詞古書從無以費讚道者且中庸一篇絕不更及費字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道不遠人可離非道也以道爲隱非子思立言之旨昔

人謂臧三耳甚難而實非其費隱之謂乎

潛研堂答問

夫婦之愚至所不能焉

言坎離之道雖愚夫愚婦皆知之行之及其至於

參天地贊化育雖聖人其猶病諸殷高宗是也若

堯舜則優爲之

易大義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

天地有陽阨陰阨故人有憾堯之水湯之旱雖聖人其猶病之言旣濟之難又

故君子語大至莫能破焉

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也所說小事謂



中庸  
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聖人盡兼行注鄭  
造端乎夫婦

夫婦謂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又

伐柯伐柯

車人之事半矩謂之宣一宣有半謂之櫛一櫛有半謂之柯一柯有半謂之磬折車人爲車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凡造作皆用斧因以量物故爾雅曰柯法也典故

庸德之行至行顧言

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各得其正即既濟也行之爲

中庸言之爲庸言中庸之誼易大義

庸猶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謹也聖人之行實過

於人有餘不敢盡常爲人法從禮也鄭注

君子素其位而行至無入而不自得焉

素讀皆爲係不願乎其外謂思不出其位也自得謂所鄉不失其道又

鄭注素隱行怪云素讀爲攻其所係之係故此注省文但云讀皆爲係耳前後諸素字鄭皆取係義而訓爲鄉詩如彼遡風毛傳亦訓爲鄉遡素同音又同義也養新錄



所謂六位時成易大義

失諸正鵠

古有大射之侯有燕射之侯其侯皆以鵠得名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凡侯未有不設鵠者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荀卿書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是也天子白質諸侯赤質大夫士皆丹質大射燕射侯制異同如是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卿大

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豕侯二正大射儀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三經皆謂大射之侯也司裘

職主設鵠故不言正士卑又不掌設其鵠鄭君司裘注云

士不大射非也大射至於擇士天子諸侯將祭於是乎行之卿大夫士無將祭擇士之事因射誓衆選賢孔子射於矍相之圃是其遺事射義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射義釋大射儀之義遂射人與大射廣及卿大夫士明士亦得行大射

儀皆云士射豕侯明其同以豕爲鵠射人注謂以豕皮飾侯與

大射儀注以豕爲鵠者自相違異故鄭仲師射人注釋三侯爲虎



熊豹二侯為熊豹大夫一侯為麋推之可知與司裘所設鵠之

侯為一明設正鵠於一侯矣賈景伯周禮注云四

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見詩賓之義初筮正義蓋

假侯中六尺明之與梓人三分其廣而鵠居一數

合射人注亦云今儒家云四尺曰正二尺曰鵠此禮家相傳古義也据

鵠言之為皮侯据正言之為采侯謂之射侯者天

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

見鄭司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得為諸

侯之謂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能服諸侯之謂

也別言五采之侯明斯為天子所務而已不言棲

鵠蒙上皮侯省文賈馬以此五采與上春樂記言以功為一物見梓人疏樂記言

武王克殷散軍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騶虞注郊射宮于郊左東學右西學榜謂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此言左射狸首右射騶虞蓋猶

禮用殷古者天子諸侯相與盡志於射類如此燕射

之侯尊卑皆張一侯鄉射記凡侯天子熊侯白質

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

鹿豕凡畫者丹質熊麋虎豹鹿豕之侯咸取名於

鵠記言大夫士布侯用畫則熊侯麋侯棲皮為鵠

對文見異矣注以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于正鵠之處蓋失之質居

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

鵠之外天子白諸侯赤記言凡畫者丹質謂大夫



士畫以虎豹鹿豕者用丹矣

注以質為采其地又

燕射之侯皆失語意

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其獸侯

之差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當張麋侯二正與

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侯與燕

射同歟稽之經記未聞別有所謂賓射之侯者鄭

君以梓人張五采之侯當之謂大射之侯有鵠無

正賓射之侯有正無鵠為之說曰射人職以射法

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

節五正下云若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

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其職又曰諸侯在朝則皆

北面遠國屬者若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所

謂賓射也榜謂射人以射法治射儀通職王與諸

侯孤卿大夫士下言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侯

則事主於王經以為王張侯見義非為大射變文

承上經三侯五正言張三侯其非異侯可知射人

掌三公孤卿大夫之朝位故並明其所執之贄

注

位為將射入見君之位誤

諸侯在朝則皆北面亦指朝位與公

卿同不言士者羣士之朝位與摯司士掌之也

注

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亦未審

下經言相孤卿大夫之法儀大賓

客作卿大夫從會同朝覲作大夫介大喪作卿大



夫掌事又言諸侯在朝若有國事則掌其戒令詔相其事掌其治達凡射人所掌諸侯及三公孤卿大夫事甚衆不專於射其不得以諸侯北面爲專指賓射時之位較然審矣

禮箋

正鵠皆鳥名也一曰正正也鵠直也大則張皮侯

而棲鵠賓射張布侯而設正也

音義

鬼神之爲德

乾神坤鬼鬼神之德自微而顯故盛因鬼神而制禮樂大聖文武周公是也禮樂天地之中猶易之

二五 易大義

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鬼神謂天神地示人鬼也有神而後有郊社有鬼而後有宗廟天統乎地故言神可以該示人死爲鬼聖人不忍忘其親事死如事生故有祭祀之禮經言鬼神皆主祭祀而言卜筮所以通神明故易傳多言鬼神精氣爲物生而爲人也游魂爲變死而爲鬼也聖人知鬼神之情狀而祭祀之禮興焉橫渠以鬼神爲二氣之良能古人無此義二氣者陰陽也陰陽自能消長豈假鬼神司之如人一呼一吸人自爲之豈轉有鬼神爲我呼吸乎

養新錄



體物而不可遺

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

神之氣生也

鄭注

乾神坤鬼乾大生坤廣生此鬼神並能生萬物也

易大義

宗廟饗之

春秋命歷序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黃帝一曰軒轅氏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大昊一曰金天氏即窮桑氏傳八世五百歲顓頊一曰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帝嚳即高辛

氏傳十世四百歲此康成所據見賈疏凡謂堯為帝

嚳之子黃帝之元孫舜為黃帝八世孫者皆虛妄

不足據國語史伯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

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

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

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弃能殖百穀百疏以

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又展禽曰幕

能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左傳史趙自幕至於

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又曰陳顓頊之族也

又書曰有鰥在下曰虞舜曰嬪于虞則虞為有國



之號舜非帝嚳胄明矣 書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鄭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朱也馬融曰  
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蓋舜旣  
爲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於丹朱之國  
此祖考卽舜之祖考也白虎通曰王者不臣二王  
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尙書虞賓在位不  
臣丹朱也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  
宗堯此四者是配天之祭非宗廟之祭典故  
必得其壽

問朱注舜年百有十歲蓋據尙書三十徵庸三十

在位五十載陟方之文而偽孔傳謂三十在位歷  
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  
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一百一十二歲鄭注尙書  
則以舜生三十爲句徵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  
爲句謂生三十年歷試二十年攝位至死爲五十  
年舜年一百歲也此三說宜何從曰史記舜本紀  
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  
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  
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合計之實年百歲且三十  
而堯舉五十而攝位中間二十年爲歷試之歲故



本紀又云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與鄭氏徵庸二十之文恰相符合史公從安國問故所載多古文說則東晉古文以二十在位爲句又改二十爲三十必非孔壁之舊又添出服喪二年爲百十二歲益不足信

潛研堂答問

故大德者必受命

此語爲聖人有德無位而成既濟者發

易大義

無憂者其唯文王乎

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

相成唯有文王

鄭注

壹戎衣而有天下

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殷者壹用兵伐殷也

又

案尙書武成云一戎衣

翔鳳按中庸所稱當本康誥武成僞書不足據謂

一著戎衣而滅殷此云一者以經武王繼太王王季文王三人之業一用滅殷對三人之業爲一耳

翔鳳按壹專壹也謂專意用兵伐殷解壹爲一者誤

由三人之業故一身滅

之鄭必以衣爲殷者以十一年觀兵孟津十三年



滅紂是再著戎衣不得稱一戎衣正義

康誥曰壹戎殷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身从反身

殷字从此故讀殷為身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視

鞞如夏高誘曰鞞讀如衣今沈州人謂殷氏皆曰

衣易大義

宗廟饗之

禮王者如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案今係喪服小記文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

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

盡而迭毀親疎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有七廟

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

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

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制禮作樂功

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韋元成傳殷則六廟

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

二穆也王制鄭注周禮大司樂乃奏夷則歌小呂舞

大濩以享先妣鄭云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跡

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也周立廟自后稷

為始祖姜嫄無所妃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闕



中庸  
宮案周爲姜嫄立廟而不及帝嚳且詩書中無一語及嚳則姜嫄非嚳妃甚明亦可證鄭氏感生帝之說春秋昭七年左傳余敢忘高圉亞圉杜注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王制正義引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云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疏云當周公制禮時文武在親廟四之內未毀不得爲祧然雖未爲祧已立其廟至後子孫文武應遷而不遷乃爲祧也守祧有奄八人蓋

守七廟并姜嫄廟

典故

武王末受命

鄭注末猶老也蓋據文王世子武王九十三而終爾時受命有天下歲在己卯年八十七金仁山以爲果爾則文王十五而生成王後此已生伯邑考矣武王八十三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爲人情事理所必不然者孔疏亦云年壽之數賦命自然不可延之寸陰不可滅之晷刻陳澹云聖人雖愛其子豈能滅己之年而益之快哉論也但仁山從紀年武王年五十四崩則有天下方四十八與



文王受命惟中身同而得謂之老乎總不若周本  
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維天不饗殷自  
發未生於今六十年是武王當生於殷帝乙十一  
年庚辰受命有天下年六十又七年而崩乙酉年  
六十六故曰老庶幾近之又續

追王大王王季

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言大夫葬以大夫  
士葬以士則追王者改葬之矣鄭注  
大傳云武王追王太王王季此云周公者武王既  
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不

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周語云先王不窋  
武成云先王建邦謂后稷皆稱先王者以王者之  
先祖故通稱先王也契稱元王與此同正義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司服享先公則驚冕驚冕七章公之服先公尊  
矣所服止於此者非卑之於先王以為祭則各以  
其服授尸尸服如是而王服衮以臨之非所以為  
敬故弗敢也陳氏禮書說大禘於太祖廟中則尸服衮  
冕王亦服衮冕也周禮疏說周本紀后稷卒子不窋  
立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卒子慶節



立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羌弗立羌弗卒子  
毀榆立毀榆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  
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祖類立祖類卒子古公  
亶父立公祖類卽紺亦曰諸盩典故  
期之喪二句

期之喪達於大夫者謂旁親所降在大功者其正  
統之期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  
絕不爲之服所不臣乃服之也鄭注

脩其祖廟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

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  
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天子四親廟之外有文

武世室爲二祧故七諸侯無祧廟故五王制其制

太祖之廟在中央當昭者處東當穆者處西皆別  
爲宮院者也守祧祖廟親廟皆有寢祧廟則無寢

隸僕注 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韋元諸侯廟制王

之子孫封爲諸侯爲後世之太祖者當此君之身  
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若有大功德王特  
命立之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則此始封君  
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備五廟也若異



姓始封如太公之屬初封得立四廟無太祖廟諸侯不得祀得姓之祖也

孔疏以為得立五廟誤

四廟迭遷至

始封之君始為太祖若王者之後則不得為始封

君之廟以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封

之不得為後世太祖惟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若

太祖禹宋祖帝乙是也 大夫則別子為祖若別

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退至其子孫始得爵命

者則以為太祖別子不得為太祖若其別子及子

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之人自得為太祖

其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及他國之臣初來為

大夫亦得為太祖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其廟則有司脩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鄭注脩

除黜陟互言之有司恒主脩除守祧恒主黜陟

鄭注脩謂埽糞也周禮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

之事

注五寢五廟之寢

凡祭祀脩寢

典故

### 陳其宗器

鄭注宗器祭器也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

備其宗器是也通謂之彝器左傳官司彝器指宗

彝俎豆之屬是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

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注云玉鎮



中庸  
三  
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兌戈和弓之屬典庸器掌藏  
樂器庸器及祭祀陳庸器注云庸器征伐所獲之  
器若崇鼎貫鼎及其兵物所鑄銘也陳功器以  
華國也則宗器兼彝器寶器庸器言又  
設其裳衣

天子斂衣百有二十稱大斂所餘守祧藏之若將  
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既祭則藏之鄭云尸服卒  
者之上服以象生時也又

薦其時食

犧牲粢盛及籩豆之實皆是時食又與月令薦新

不同春行羔豚膳膏香之屬生人之食非祭物也

羣經  
補義

所以序昭穆也

宗廟之有昭穆也以世次之長幼而等胄之親疎  
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孝之至也

故丁史書世宗祝書昭穆

國語

父南面故曰昭昭明

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決疑  
要注

孫居王父之處正

昭穆則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劉歆  
說

故昭常為

昭穆常為穆祔昭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  
羣穆皆移而昭不動昭穆之次既定則子孫亦以



中庸  
三  
爲序雖遠不易所謂太王之昭王季之穆文王之昭武王之穆也

朱子說

兄弟相代則不異昭穆徐

邈云若兄弟爲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爲君其後世當祀不及祖禰謂若殷祖丁南庚陽甲盤庚小辛小乙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世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有十室賀循議曰廟以容主爲限而無常數也 孫承祖統若平王太子洩父卒立其子林是爲桓王其廟制於經傳無明文漢宣以兄孫繼統有司奏議禮爲人後者爲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平帝時平晏等亦以爲兩

統二父違於禮制如此則昭或爲穆穆或爲昭矣然孝宣亦非嫡孫嫡孫承祖更恐未可以此例

一是序祖宗之昭穆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小史掌奠繫世辨昭穆大祭祀以書敘昭穆之俎簋張純曰禘之爲言諦諦諛昭穆尊卑之義 一是序子孫之昭穆祭太廟則衆廟尸主皆來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所謂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若時祭分祭餘廟之時則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子孫若祭文王則文之昭咸在祭武王則武之穆咸在也及賜爵呼昭穆而



進之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幼者在後所謂見長幼之序也

孔疏說

序爵

特牲饋食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賈疏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依此位推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

依此 文王世子云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差之知同姓無爵則在阼階下序昭穆有爵者以官則在西階下與衆姓序爵矣

孔疏說

如此 任啟運謂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

嫌於後之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則宗盟太無色又混同姓於異姓非類族辨物之道意阼階世次自北而南以北爲上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爲序觀下文於燕毛言序齒則昭穆不序齒可知按任說非是經明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安得云昭穆不序齒且阼階下自以序



昭穆為重無庸復以序爵參差其間本支百世豈  
以有爵無爵為榮辱何云宗盟無色外朝以官體  
異姓也此正類族辨物之道自當以疏說為正  
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  
飲九以散爵獻士尸謏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  
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餽凡為俎者以骨為主骨  
有貴賤殷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於後貴者取  
貴骨賤者取賤骨此皆序爵之事典故

序事

鄭注事謂薦羞也以辨賢者以其事別所能也若

司徒羞牛宗伯共雞牲矣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  
以宮尊賢也按卷阿箋王之祭祀擇賢者為之尸  
孔疏曰佐食賓客佐尸食者大夫士於私人中擇  
賢者為之天子當於來聘卿大夫擇之射義曰天  
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既射於  
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  
與於祭此是祭祀時辨賢實事司徒奉牛宗伯共  
雞尚是以爵序事也又

旅酬下為上

特牲饋食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



獻於是主人獻賓及衆賓畢乃尊兩壺於阼階東

加勺面枋西方亦如之此堂下旅酌之酒也主人洗解酬賓

賓以奠於薦南俟主人獻兄弟主人又獻長兄弟衆兄弟

內兄弟辨長兄弟及衆賓爲加爵嗣舉奠獻尸卒

兄弟弟子洗酌於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解於

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長兄弟以奠于薦者此時長賓

有奠解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解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解然後行旅賓乃坐取薦

南之解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取賓解西

階前酬衆賓衆賓以酬次兄弟長兄弟取薦北之

解以報酬賓賓以酬次兄弟次兄弟以酬衆賓皆

如初儀交錯以辨卒受者實解於筐此旅酬正禮也賓弟

子及兄弟弟子洗右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

解於其長長皆奠解於薦右賓取解酬兄弟之黨

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爵皆無算此無算爵之禮少牢饋

食禮既祭乃僮尸主人既獻衆賓乃升長賓酢於

西階上畢宰夫沈爵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於

西階南賓奠爵於薦左此爵至旅酬後與兄弟主

人又洗升酌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辨尸作三獻

之爵酌酢乃以爵實於筐二人洗解升實爵酬尸

侑侑奠解於右奠於右者不舉也尸執解以酬主人主人



以酬侑侑酬長賓至於衆賓遂及兄弟及私人卒

飲者實爵於篚此第一番旅酬兄弟之後生者舉解於其

長亦奠而未舉待次番旅酬畢乃與賓所莫爵交錯為無算爵也於是賓

長獻尸尸酢如初賓一人舉爵於尸如二人舉解

之禮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亦遂之於下遂及衆賓下至私人

也此是第二番旅酬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

算此無算爵若不償尸謂下大夫也則無旅酬直行無算爵

賈疏曰少牢尸與旅酬特牲不與者特牲尸在室

中少牢償尸尸在堂禮殺也下大夫無旅酬者辟

國君堂下不設尊堂上與神靈共尊尸在室中不

得與尸行旅酬故闕之也特牲得旅酬無算爵並

行者堂下與神靈別尊故禮尸酌上尊旅酬行神

惠酌下尊士賤不嫌與君同故得禮備也按天子

諸侯祭禮經無可考以賈氏此疏推之則天子諸

侯之償尸如少牢其設尊如特牲其旅酬如少牢

有兩番其無算爵如特牲賓弟子兄弟弟子洗酌禮器周旅

酬六尸鄭注后稷尸發爵不受旅孔疏旅酬六尸

謂祫祭時聚羣廟之主於太祖后稷廟中后稷為

發爵之主尊不與子孫為酬酢餘自文武二尸就

親廟尸凡六更相次序以酬也周禮司士凡賜爵



呼昭穆而進之疏賜爵者謂祭末旅酬無算爵之時皆有酒爵賜及之禮記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鄭注君賜之爵謂若酬之疏知賜爵爲酬者以獻時不以昭穆爲次此列昭穆故知此爲酬也按經傳言天子宗廟之酬者止此三條旅酬六尸可知儻尸與少牢同燕禮公又行一爵惟公所賜與司士言賜爵同可知燕禮與祭禮畧相似亦當有四次旅酬也

說別見

孔疏曰旅酬時使卑者舉

觶於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在上賤者在先又制受爵是逮賤也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

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旅酬獻酬之酬舉觶起於主人旅酬之酬舉觶起於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爲上按孔意爲讀如字胡氏說爲讀去聲義兼得通又孔意以卑幼見答於長者爲逮賤朱子語類曰旅酬遞遞相承及於沃盥者祭統所謂逮下之道二義亦相兼乃備 詩酌彼康爵以奏爾時鄭箋康虛也時謂心所尊者也加爵之閒賓與兄弟交錯相酬卒爵者酌以獻其所尊亦交錯而已又無次也疏云特牲禮加爵之前賓酬長兄弟加爵之後長兄弟酬賓是加爵之閒賓與



兄弟交錯其酬也酬賓之下云卒爵者實解於篚是卒爵也於是以後爵乃虛矣又曰賓弟子兄弟弟子各酌於其尊中庭北面舉觶於其長是奏所尊之事也故曰酌以獻其所尊交錯而已如箋說奏爾時卽下爲上之事又

燕毛

先王之與同姓有時燕焉有因祭而燕焉國語曰時燕不淫此時燕也詩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坊記曰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此因祭而燕也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

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也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濼宗也出而不止是不忠也親而甚敬忠而不倦若是則兄弟之道備備者成也成者成於宗室也故曰飲而醉者宗室之意也德將無醉族人之志也是故祀禮有讓德施有復義之至也公與族人燕則異姓爲賓膳宰爲主人族食世降一等若齊衰之親一年四會食大功則一年三會食小功則一年二會食總麻則一年一會食也公與父兄齒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邇或肆之筵或授



之几王與族燕兄弟之親皆揖而進之年稚者爲  
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也宵則庶子執燭於阼  
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爲大燭於門外詩曰  
厭厭夜飲在宗載考箋云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  
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詩曰曾  
孫惟止酒醴惟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此賓讓而  
止之後也燕賓則膳宰爲主此曾孫爲主則以尊  
事黃耆所以爲厚也

陸佃說  
又

踐其位

踐猶升也其指先祖也踐或爲纘

鄭注

奏其樂

尸入室乃作樂

孔作樂

乃下神下神乃薦獻薦獻

訖乃合樂至敬不樂不敢散其志也

賈疏

特牲少牢

禮皆不言樂大夫無樂也賜乃得用之

典故  
覈

郊社之禮

天神有六昊天上帝一也四時五行之帝爲五帝  
六也鄭注昊天上帝曰天皇大帝在北極者又曰  
北辰耀魄寶賈疏元命包云紫微宮爲大帝又云  
天生大列爲中宮太極星星其一明者大一帝居  
傍兩星巨辰子位故謂北辰以起節度亦爲紫微



宮紫之言此宮之言中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又文耀鉤云中宮大帝其北極星下一明者爲太一之先含元氣以布斗常是天皇大帝之號也又爾雅云北極謂之北辰鄭云天皇北辰耀魄寶又云昊天上帝一名大帝君以其尊大故有數名也鄭注五帝曰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賈疏曰案春秋緯運斗樞云太微宮有五帝座星卽文耀鉤云春起青受制其名靈威仰夏起赤受制其名赤

熛怒秋起白受制其名白招拒冬起黑受制其名汁光紀夏季六月土受制其名含樞紐又元命包云太微爲天庭五帝以令時此鄭氏六天之說也祭天一歲有九昊天上帝冬至祭之於圜丘一也王者各稟精氣而王天下於夏正之月祭於南郊二也立春之日祭蒼帝於東郊三也立夏之日祭赤帝於南郊四也季夏土王之日祭黃帝亦於南郊五也立秋之日祭白帝於西郊六也立冬之日祭黑帝於北郊七也四月龍見而雩總祭五帝於南郊八也季秋大享五帝於明堂九也其處冬



至於圜丘圜丘所在無文當在國南其夏至祭感生帝於南郊郊去國五十里也五時迎氣則各於其郊雩祭五帝則於國城南九月大亨五帝於明堂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其玉圜丘用蒼璧夏至郊天用四圭有邸五時迎氣東方用青圭南方用赤璋西方用白琥北方用元璜中央無文先鄭以爲用黃琮熊氏以爲用赤璋其配圜丘以鬯配感生帝以稷配五時迎氣及大雩以五方人帝配明堂大亨五人帝以文武配疏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掌次大旅上帝則

張氈案設皇邸虞書肆類于上帝此祭昊天上帝也祭法燔柴于泰壇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郊特牲兆於南郊埽地而祭月令祈穀于上帝周頌思文后稷配天也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商頌長發大禘也此皆祭感生帝也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郊特牲因吉土以饗帝于郊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此四時祭五行帝也月令大雩帝用盛樂此雩祭五帝也曲禮大饗不問卜郊特牲大饗腥月令大饗帝周頌我將祀文王于明堂此明堂享帝也地示有二一爲崑崙一爲



神州孔疏曰案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崑崙  
 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崑崙在  
 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乃是崑崙東南一  
 州耳於神州中更分爲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  
 祭之一歲有二夏日至祭崑崙之於方丘三陰  
 之月祭神州之神於北郊此賈疏說孔氏以爲方  
 亦用夏正月非也  
 丘所在亦無文對圜丘言則當在北郊其玉方丘  
 以黃琮北郊以兩圭有邸其配則方丘亦以鬯北  
 郊亦以后稷孝經說所謂后稷爲天地主也大雩  
 大享所以不別祭地者以摠祭五帝中有后土得

兼地也 按祭天地皆於郊故通言之皆得曰郊  
 別言之則圜丘方丘謂之禘以其爲祭天地中之  
 最大者也爾雅禘  
 大祭也明堂謂之祖宗龍見之祭謂之  
 雩皆不得專郊名其得專郊名者惟南北郊及四  
 郊迎氣耳然南北郊亦通謂之禘以其禘所自出  
 也王肅以禘爲稷配鬯鄭不從者公羊傳曰自外  
 至者無主不止故孝經謂后稷配天文王配帝若  
 合祭稷鬯是爲孫從祖食不得云配也禘郊皆祭  
 天大祭故古人多合言之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  
 烝又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又禘郊不過繭



栗又絜奉禘郊之齊盛故知禘郊通言也 又

祭地大祭亦通謂之郊陳氏禮書謂社卽北郊非也然郊社對言則社又不指社稷之社鼓人以靈鼓鼓社祭鄭注社祭祭地示也賈疏郊特牲云社祭土神地之道孝經緯云社是五土之總神是地之次祀故舉社以表地示禮運命降于社之謂殺地注謂教令由社下者也社土地之主也周禮土會之法有五地之物生孔疏云社卽地也指其神謂之社指其形謂之地則社是概指地示言之左傳謂后土爲社案社與后土亦有別大宗伯王

大封則先告后土鄭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月令其神后土鄭注顓頊之子曰黎兼爲土官疏云知后土非句龍而爲黎者以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后土官缺黎則兼之故鄭注大宗伯黎食於火土以宗伯別云社稷又云五祀句龍旣爲社神卽不得復爲五祀故云黎兼也 又

禘嘗之義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禘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禘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



發爵賜服順陽義也于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  
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按凡經傳  
禘郊連言者皆言祭天之禘禘祫連言者皆言殷  
祭之禘禘嘗連言者皆言時祭之禘中庸言禘嘗  
之義與祭統同言時祭非殷祭之禘也又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示讀如寘諸河干之寘寘置也物而在掌中易爲  
知力者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鄭注

敘爵云云是既濟之事易大義

布在方策

釋器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說文簡牒也牘  
書版也蔡邕獨斷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  
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注中庸云策簡也  
則簡札牒畢同物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簡連編諸  
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册象其編簡之形以  
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注論語序以鉤命  
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  
知六經之策皆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  
世天子策書所用與六經異簡之所容一行字耳  
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



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春秋序正義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敏猶勉也樹謂殖草木也人之無政若地無草木矣敏或為謀鄭注

蒲盧也

蒲盧螺贏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爲

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蟲然又

爾雅云螺贏蒲盧即今之細罾蜂也一名蠓蟪音義

詩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箋云藿生原中非有家也勤於德者則得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傳螟蛉桑蟲也

持也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

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箋云式用穀善也今有教誨而子也盧言將得

而子也

夏小正雉入於淮爲蜃蜃者蒲盧也莊注凡物之

善化者謂之蒲盧故蜃蛤謂之蒲盧果贏亦謂之

蒲盧



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即天下之大本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謂

乾易大義

或生而知之至成功一也

得乾之易者生而知之者也得坤之簡者安而行  
之者也九二升五學而知之者也六五降二利而  
行之者也九三之頻復困而知之者也噬嗑初九  
履校滅止勉強而行者也又

好學近乎知

學當作問說苑三卷引中庸曰好問近乎知又

體羣臣也

體體貌也鄭氏云猶接納也又

柔遠人也

遠人蕃國之諸侯也鄭注

同其好惡

鄭注云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  
同義必同也尊重其祿位所以貴之不必授以官  
守大官不可私也按鄭謂法無二制雖宗族亦與  
百姓同其刑賞耳疏云同姓既有親疎恩親雖不  
同義必須等似於同姓中又生差別恐是誤會鄭



特字意也 文王世子公族之罪雖親不以犯有司正術也所以體百姓也刑於隱者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弗弔弗為服哭於異姓之廟為忝祖遠之也素服居外不聽樂私喪之也骨肉之親無絕也此正是同其好惡之實典故

既稟稱事

說文既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又氣饋客芻米也春秋傳曰齊人來氣諸侯或作槩或作餼按小食即稍食賓客芻米亦名稍禮則既氣槩餼可通言國語馬餼不過稂莠論語告朔之餼羊則又

從芻米會意轉訓 又

朝聘以時

舜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鄭注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狩之年諸侯朝于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孔疏夏殷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然則舜時四朝其制亦當畧同但舜時分諸侯為四部四歲而徧合巡守之年為五年一朝按此虞夏制 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孔傳五服侯甸男采衛六年一朝會京師秋官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



里謂之侯服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  
二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一見  
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一見又其外方  
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一見又其外方五百里謂  
之要服六歲一見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鄭  
注六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相距七千里公侯伯  
子男封焉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  
按如周官之文則每至六年而五服一來朝大行  
人則分年來朝數有疏數東坡書傳一朝畢朝也  
朝以遠近爲疏數六年而徧五服畢朝也五禮通

考申之曰周分天下爲六服酌道里遠近爲朝會  
之疏數計六年之內侯服六朝甸服三朝男服再  
朝采衛要一朝而六服之應朝者徧故曰六年五  
服一朝尙書舉其綱周禮分其目實無二法也至  
十二年王巡守諸侯畢朝于方岳之下則侯服十  
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衛三朝要服再朝而  
六服之朝期一周書云又六年王乃時巡周禮言  
六服書言五服者不數要服重內畧外也此周制  
王制諸侯之於天子也五年一朝鄭云此晉文  
霸時所制也左傳昭十二年先王之制使諸侯歲



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崔氏以爲朝霸王之法

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

法康成以爲不知何代之禮

又昭三年子大叔曰昔文襄之伯

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朝方伯之制

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鄭云凡君卽位

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

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賈疏諸

侯邦交謂同方岳者一往一來爲交謂已是小國

朝大國已是大國聘小國若敵國則兩君自相往

來司儀言相爲賓是也但春秋之世有越方岳相

聘者是以秦使術來聘吳使札來聘時國數少故

然非正法也魯語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

朝也注賈侍中云五年之閒四聘於王而一相朝

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左傳成十二年世之治也

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此諸侯相朝之制

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

遇鄭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名殊禮異更迭

而徧王制正義云六服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

分爲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

歲四方各四分趨時而來是分別各爲四方也近



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覲秋近北者遇冬  
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于西故稱韓侯入覲又  
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于東方近  
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  
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  
外可知 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  
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鄭注春見曰朝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  
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  
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見王南面立于依宁

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有朝宗遇禮  
今亡孔疏云若通言之悉曰朝覲禮曰諸侯前朝  
皆受舍于朝又云載龍旂弧韜乃朝又春秋僖廿  
八年夏五月公朝于王所知朝通名也但朝覲宗  
遇禮異耳 又

大宗伯時聘曰問殷瀕曰視鄭注時聘者亦無常  
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焉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  
瀆爲小禮殷瀕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  
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  
賈疏天子有事者諸侯聞天子有征伐之事則遣



大夫來問天子時聘遣大夫不使卿聘禮小聘曰問使大夫此經云問明使大夫也一服朝之歲諸侯既不自朝使卿來聘天子故稱殷殷衆也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者以侯服年年朝甸服二年朝四年朝六年朝八年朝十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采服四年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衛服五年十年朝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巡守是甸服以外元年七年十一年俱無朝法皆使卿以大禮聘也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頰以除邦

國之慝注此亦王見諸侯之臣來使者時聘無常期殷頰謂一服朝之歲按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此諸侯聘天子制王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左傳昭三年三歲而聘又十三年歲聘以志業注皆以爲伯主之制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鄭云殷中也久無事又于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聘禮記久無事則聘焉鄭云事謂會盟之屬此諸侯交聘之制大行人閒問以諭諸侯之志又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頰五歲徧省鄭云存頰省王



使臣于諸侯之禮所謂閒問也然則天子於諸侯有問無聘而春秋書王室下聘者七穀梁傳曰問諸侯非正也可

厚往

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災以贈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犒贈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則令哀弔之此皆是厚往實事章句以為燕賜燕是待來之禮賻贈是報

施未節義未該又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即元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易大義

一謂當豫也鄭注下節讀連

不勉而中

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音義

書洪範正義曰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以大中教民也中庸所謂從容中道此也讀中如字考異

唯天下至誠至參矣

盡性者謂順理之使不失其所也贊助也育生也



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太平注鄭

自盡性以至贊化育皆既濟之事此易所以有三

才太極含三為一三才備太極之初盡性初也元

也至贊化育則四德備矣易有三才故至誠與天

地參贊化育則既濟也處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

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足以當之高宗中興末用

小人故在九三之位易大義

至誠之道二句

此言自誠明也前知先心也易曰聖人以此先心

又

動乎四體

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

冬占後右注鄭

合外內之道也

鄭云外內猶上下易卦以上為外下為內合外內

之道故可以配天地易大義

故時措之宜也

時措即時中時措之宜即和也又

其為物不貳

不貳一也荀子儒效篇曰并一而不貳所以為積



也以下言積與易理同 又

日月星辰繫焉

太陽爲日太陰爲月五緯爲星二十八宿爲辰日月星辰各有一重天其行度各有本輪均輪而皆宗動天挈之以行故曰繫日月星辰高卑之距相差以數萬倍至數百萬倍故曰無窮 太陽行天每歲一周萬古不忒宜其每日平行而無有盈縮乃驗之實測春分至秋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多秋分至春分行天半周而歷日少其在本天所行之度原均而人居地上所見時日不同卽其不平行

之數求其所以然則本天高卑之說盡之蓋天包地外以地爲心太陽本天亦包乎地外而不以地爲心因其有兩心之差而高卑判焉於是有本輪之法本天之周有一本輪輪心循本天周向東而行日在本輪之周向西而行兩行之度相等太陽在本輪之下半周去地近爲卑則順輪心行故見其速於平行在本輪之上半周去地遠爲高則背輪心行故見其遲於平行在本輪之左右去地不遠不近爲高卑適中故名中距其行與平行等然此最高卑之點不定在冬夏至而有行分且最高



之高于本天半徑最卑之卑于本天半徑者非兩  
心差之全數而止及其半所以用實測節氣推兩  
心差及最高所在皆不相合乃於本輪半徑即兩心差  
分設一均輪以消息四象限之行分而後與實測  
相符蓋本輪心之行微速於均輪心之行本輪心  
循本天東行已滿一周而均輪心循本輪西轉尚  
未滿一周其本輪心與均輪心兩行之差即最高  
之行分也最高過夏至最卑過冬至各七度有奇  
太陰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最高行平行者白  
道經度也每日行十三度有奇二十七日有餘而行天一周自行者實測

所得之遲速加減也最高行者平行與自行相較  
之分也平行之別有三日交行自道出入于黃道  
之內外大距五度有餘每交之終不能復依原次  
而不及一度有餘逐日計之退行三分有餘也日  
距日行于每日平行度內減去太陽之行得二十  
九日而復與日會即朔策也日距交行以每日平  
行度與每日交行相加得二十七有奇而行交一  
周即交周也自行之測有四日本輪所以推本天  
之高卑也日均輪所以消息本輪之行度也日次  
輪所以定期望兩弦之遠近也日次均輪又所以



分別朔望兩弦之加減也

凡輪之設皆從盈縮生與日躔同理月離步法

繁密故約

其大旨 五星行度有平行有自行有距日行

大概與太陰同五星之行各相似而細較亦有不  
同者以平行言之土木火各有平行為一類而金  
水即以太陽之平行為平行是為一類以自行言  
之土木火金之次輪心皆行倍引數為一類而水  
星之次輪心則行三倍引數是獨為一類以次輪  
之大小言之土木金水之次輪半徑皆有定數為  
一類而火星之次輪在本天最高則大最卑則小  
又視太陽在最高則大最卑則小是獨為一類以

次輪之行度言之土木火皆行距日度為一類而  
金水自有行度又為一類以緯行言之土木火皆  
有本天與黃道相交以生緯度次輪斜交本天其  
面又與黃道平行能加減其緯度為一類而金水  
之本天即為黃道本無緯度因次輪斜交黃道以  
生緯度又為一類以伏見言之土木火皆有合有  
衝為一類而金水則有合有退合而無衝是又為  
一類也五星之有本輪次輪俱與太陰同太陰之  
朔望皆在次輪故五星之衝伏亦在次輪然太陰  
止有遲疾而五星則有留退何也蓋太陰之平行



甚疾而輪甚小太陰平行每日一十三度餘合計  
本輪均輪之最大均數止七度餘當其在輪周退  
行之時但能稍減其平行之度故止見其遲而不  
見其退若五星之平行甚遲其本輪雖小而次輪  
則甚大五星平行每日不足一度而次均之大者  
至五十餘度當其在輪之上弧則見其順行在輪  
之下弧則見其退行在輪之左右則見其留而不  
行也 恒星之名見于春秋而四仲中星及斗牽  
牛織女參昴箕畢大火農祥龍尾烏帑天駟天黿  
之屬散見尚書易詩左傳國語至周禮春官馮相

氏掌二十八星之位而月令夏小正畧具諸星伏  
見之節蓋古者敬天勤民因時出政皆以星爲紀  
秦炬之後羲和舊術無可復稽其傳者唯史記天  
官書而所載簡畧後漢張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  
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而  
其書不傳至三國時太史令陳卓始列巫咸甘石  
三家所著星圖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六十  
四星隋丹元子作步天歌敘三垣二十八宿共一  
千四百六十七星爲觀象之津梁然尙未有各星  
經緯度數自唐宋以後諸歷家以儀象考測始有



各星入宿去極度數視古加密矣新法恒星圖表  
共星一千二百六十六分爲六等第一等星一十  
七第二等星五十七第三等星一百八十五第四  
等星三百八十九第五等星三百二十三第六等  
星二百九十五外無名不入等者四百五十九康  
熙壬子年欽天監新修儀象志恒星亦分六等而  
其數又與新法微異第一等星一十六第二等星  
六十八第三等星二百零八第四等星五百一十  
二第五等星三百四十二第六等星七百三十二  
總計一千八百七十八蓋觀星者以目之所能辨

因其形體聯綴成象而命之名其微茫昏暗者多  
不可考故各家星官之學有古少而今多者亦有  
古多而今少者惟列宿及諸大星則中外如一轍  
也梅慎庵中西經星同異考約其大旨凡有四端  
一曰星名之不同二曰距度屬宿之不同三曰有  
無多少之不同四曰見界之不同而要之四者之  
不同卽中法已有之矣如室謂之定氏謂之本房  
謂之駟天田謂之農祥柳謂之注畢謂之囑輔星  
謂之沫傳說謂之天策此經傳之顯著者是命名  
之不同也

西國星名與中大異若梅氏所注天阿  
作天河匏瓜作瓠瓜上輔作上弼已見



宋史非中西

一行測諸星經緯與舊經不合武密

古今通占楊維德乾象新書同此一星而或以屬角或以屬亢者不可勝述是距度宿之不同也靈憲有名之星多于陳卓一千有餘魏書張淵傳有竹林二十五星鴻沼二十三星及建樹百果等名星經之上尉天維搖光右之彌星軒轅下之御女步天歌不載若史漢與晉隋志其詳畧不待言是多有無之不同也張衡云中外之官爲星二千五百海人之占尙未存焉漢菽文志有海中星占驗十二卷唐開元十二年使者自交州還言八月

中望老人星下列星燦然明大者甚衆則見界以外之星古亦有及之者矣恒星行卽古歲差也古人俱謂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謂黃道不動而恒星東行蓋使恒星不動而黃道西移則恒星之黃道經緯度宜每歲不同而赤道經緯度宜終古不變今測恒星之黃道經度每歲東行而緯度不變至于赤道經度則逐歲不同而緯度尤甚自星紀至鶉首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在赤道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自鶉首至星紀六宮星在赤道南者緯度古少而今漸多在赤



道北者緯度古多而今漸少凡距赤道二十三度  
半以內之星在赤道北者皆可以過赤道南在赤  
道南者亦可以過赤道北則恒星循黃道東行而  
非黃道之西移明矣 星謂五緯辰謂二十八宿  
此語千古未發按左傳日月所會是謂辰而日月  
所會必以宿度爲紀宿亦名舍日所舍也言辰者  
二十八宿分十二辰也十二辰卽十二日亦曰十  
二宮亦曰十二次日所次也次與舍一義日之次  
舍空虛而無所紀故以經星紀之因謂之辰因謂  
之宿前人乃云無星處爲辰無星之處何煩考測

而虞書云歷象日月星辰乎中庸曰日月星辰繫  
焉若無星之處卽是天也何所爲繫典故  
載華嶽而不重覈

華山名嶽亦山名蓋舉二山下故對以二水嶽在  
禹貢名岍在國語名西吳管子作西虞在前漢志  
名吳山後漢志名吳嶽山實一山也周禮豫州山  
鎮曰華雍州山鎮曰嶽爾雅釋山河南華河西嶽  
皆並配對舉釋地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

詩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箋云告太平者居



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毛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箋**云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  
不已

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至純乎不已

天所以為天文王所以為文皆由行之無已為之  
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

以高大是與鄭注

洋洋乎至峻極于天

天德易大義

優優大哉三句

王道又

**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注經禮謂周禮也周  
禮六篇其官三百六十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  
禮篇多亡本數未聞其中事儀三千

周禮見於經籍其名異處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  
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  
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說云有  
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為周禮六也漢藝文志



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  
周官三百六十舉其成數故云三百也其儀禮之  
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說春秋及中庸  
並云威儀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說  
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藝文志謂儀禮  
爲禮古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  
知卽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履行周官五禮之別  
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  
但事之殊別有三千也禮記正義一  
待其人而後行至凝焉

言爲政在人政由禮也凝成也

鄭注

聖人之道卽中庸也其道可以育萬物而實本天  
地之中也民受之以生於是有動作禮義威儀之  
則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至德以行至道謂定  
命也此下言定命之事易大義

反古之道

反古之道謂曉一孔之人不知今王新政之可從

鄭注

雖有其位六句

六居五是有位而無德也九居二是有德而無位



也乾二居坤五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故文言曰  
龍德而中正者也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  
故五帝官天下易大義  
杞不足徵也

杞不足徵人皆以杞行夸禮春秋貶稱子之故不  
知此時之杞非復周初封東樓公之杞國也初封  
杞卽今開封府杞縣索隱曰春秋時杞已遷東國  
雖未知的都何所要隱四年莒人發杞取牟婁桓  
二年七月杞侯來朝九月伐杞入之與今之莒州  
及曲阜縣相鄰也可知逮桓六年淳于公卽經所

稱州公者其國亡杞似并之杜注曰遷都於淳于  
僖十四年杞辟淮沅諸侯爲城焉杜曰又遷於緣  
陵襄廿九年晉合諸侯以城杞卽昭元年邠午數  
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者杜曰杞又遷都淳于淳  
于漢置縣屬北海郡其故城一名杞城在今青州  
安邱縣東北三十里其遺址宛然緣陵杜止注杞  
邑臣瓚曰漢北海之營陵縣春秋謂之緣陵以余  
考殆今昌樂縣東南五十里營邱城是蓋杞當春  
秋去初封已千有餘里而顛沛流離賴人之力以  
圖存史記一則杞小微其事不足稱述再則杞微



甚不足數也故知杞文獻無徵豈直衛人曰夏肄  
晉人曰夏餘而卽於夸禮也哉續考得陳留雍  
邱縣注云故杞國也先春秋時徙魯東北按今安  
邱縣正在魯東北惟先春秋而徙故入春秋邑輒  
爲莒得也釋地  
有宋存焉

論語杞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孔子  
世家言伯魚生伋字子思嘗困於宋作中庸易其  
文殆爲宋諱乎孔叢子雖僞書然載宋大夫樂朔  
與子思論尙書朔以爲辱已起徒攻子思子思旣

免於是撰中庸之書似亦未必全無因則書中辭  
宜遜且此時杞已亡而宋獨存易之亦合事實又

王天下有三重焉二句

三重三王之禮鄭注

聖人之道首贊化育其次寡過乾六爻二四上

不正坤六爻五三初不正故云王天下以寡過爲

先六爻皆正成旣濟定矣易大義

考諸三王而不謬

三王皆旣濟之王又

建諸天地而不悖



天地二五 又

質諸鬼神而無疑

乾神坤鬼 又

百世以俟聖人

百世以後既濟之聖人 又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 四句

知天知人謂知其道也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

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

鄭注

仲尼祖述堯舜 四句

此以春秋之義說孔子之德孔子曰吾志在春秋  
行在孝經二經固足以明之孔子祖述堯舜之道  
而制春秋而斷以文王武王之法度春秋傳曰君  
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明莫近諸春秋其  
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  
君子也又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  
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又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此孔子兼包堯舜文武之盛德而著之春  
秋以俟後聖者也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  
也襲因也因水土謂記諸夏之爭山川之異 又



此言孔子之既濟故再稱仲尼仲尼卽至誠也論  
定六經立天下之大本也知天地之化育變屯難  
爲既濟所謂世道世法世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也易大義

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至天也

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疇  
亦覆也小德川流浸潤萌芽喻諸侯也大德敦化  
厚生萬物喻天子也疇或作燾鄭注

此仲尼之既濟小德川流謂百家大德敦化謂聖  
人易大義

唯天下至聖至有別也

言德不如此不可以君天下也蓋傷孔子有其德  
而無其命鄭注

至聖謂堯舜文武易大義

溥博淵泉二句

言其臨下普徧思慮深重非其時不出政教鄭注

溥博如天至故曰配天

既濟之世易大義

唯天下至誠至化育

至誠性至誠謂孔子也大經謂六藝而指春秋也



大本孝經也

注鄭

大經六經也大本謂中化育謂和變屯難為既濟  
易屯元亨利貞謂既濟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  
論所謂經論天下之大經也唯天下至誠為能者  
自誠明也曰立曰知蓋有其德而無其事也易大  
夫焉有所倚

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人人自以被德尤厚似

偏頗者

注鄭

無所偏倚謂中庸也

易大義

苟不顧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此天德與易位乎天德同謂堯舜文武也又  
其孰能知之

鄭氏云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  
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堯舜文武  
之既濟人知之仲尼之既濟人不知之亦必有聖  
人如堯舜文武而後知之也又

詩曰衣錦尚絅至日亡

言君子深遠難知小人淺近易知人所以不知孔  
子以其深遠禪為絅錦衣之美而君子以絅表為  
其文章露見似小人也注鄭



詩云潛雖伏矣至於志

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遯其德亦甚明矣疾  
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遇世亦無損害於  
已志又

覆說乾初爻下文明乾元用九之誼易大義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至屋漏

言君子雖隱居不失其君子之容德也鄭注

敬信勸威皆不可及之事慎獨之效也易大義

爾雅西北隅謂之屋漏御覽引舍人云古者撤屋  
西北扉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釋

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  
北隅薪以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  
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於西北隅  
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按喪大記云甸人取所撤  
席之西北扉薪用爨之此劉熙及舍人義所本也  
曾子問陽厭當室之白鄭云得戶明者也詩疏引  
孫炎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鄭詩箋  
云屋小帳也漏隱也孔疏云周禮帷幕幄帟幄是  
小帳帷幕皆於野張之以伐宮室帷則屋內亦有  
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



處正謂西北隅也蓋又與孫炎異義 箋云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屏隱之處此祭之末也詩李黃集解曰所居之室幽隱不明處能無愧怍方可爲君子 此朱子所本 馮嗣京詩名物疏曰屋漏是當室之白不得爲暗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成之若取暗室之義則當云不愧于奧矣爾室是宗廟中若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亦與下神之格思不貫余故鄭于詩箋以陽厭言於中庸注 曰視女在室獨居者猶不愧于屋漏屋漏非有人也况有人乎則

鄭于此本有二解箋說正不可泥 典故

奏假無言

二句

奏大也此頌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金聲玉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 鄭注 商頌醜假無言 音義 醜子東反總也假毛古雅反大也鄭音格

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 至 刑之

不賞不怒故其德不顯不顯言微也不動不言不

賞不怒皆慎獨之誼 易大義

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 至 德轉如毛



輶輕也言化民當以德德之易舉而用其輕如毛

耳鄭注

聲色即上文賞怒是也聲色德之顯者故曰末也

德輶如毛德之微者故詩云民鮮克舉初九最微

故曰本反是則末也易大義

毛猶有倫至主矣

倫猶比也載讀曰栽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

比有所比則有重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

音者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如神淵淵浩

浩然後善鄭注

詩文以載為事此讀曰栽者言次讀載為

栽也正義

無聲 吳是不動不言不賞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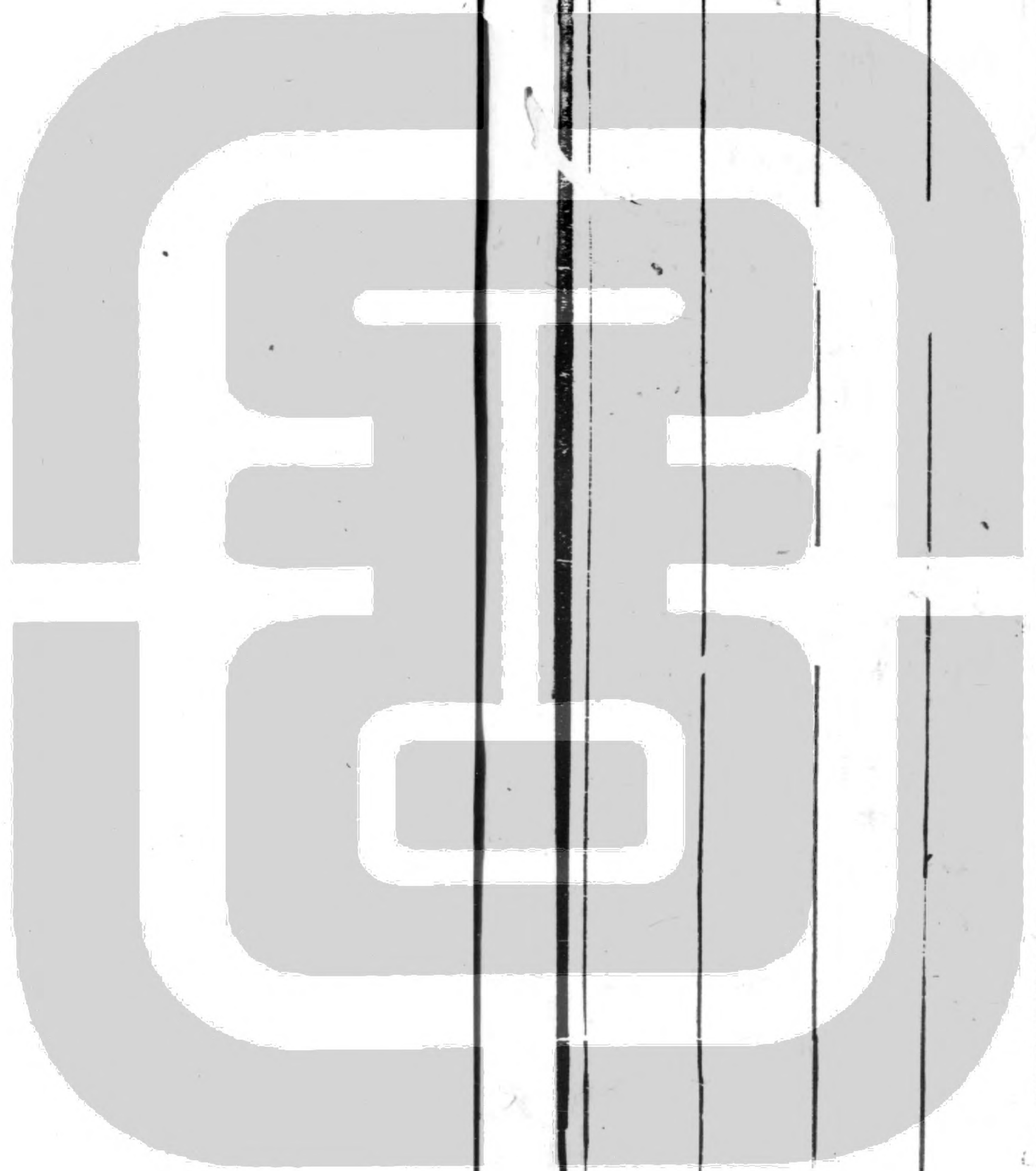
擧為身乾元在震擧之先故無身義

新定邵氏曰載字音訓不同以愚觀之俱未

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也禮記集說



Blank manuscript page with vertical columns.





程